

枣庄文史資料

第十四輯



復印



枣庄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

枣庄文史资料

第十四辑

中国民主政治协商会议枣庄市委员会
文史资料委员会

1992年2月

枣庄文史资料

第十四辑

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枣庄市委员会

文史资料委员会编

徐州彩色包装印刷厂印刷

850×1168 毫米 大 32 开本

印张 6.16 104 千字

印数 1—2500 1992年2月印刷

山东省新闻出版局准印证

(1990) 2—177

工本费 2.50 元

目 录

烽 火 篇

我走过的一段路	董鸣春(1)
武装大请客的经过	于刚 兴华 允东(9)
任区长赴宴	郝玉玲(13)
引蛇出洞	赵明伟(20)
智破日特阴谋	刘秉吉 葛善印(27)
孙景义三安乡公所	孙景德(29)
鲁南地区抗日民主政权的建立	王子刚 朱慕堂(34)
滇西作战记	李德让(41)
情系峰峪	宋世平(45)
邹西抗日斗争概况	丁 平(51)
南乐县民族民主革命斗争纪略	石一彬(65)

支 前 篇

支前模范民兵连	(74)
打不断的水上运输线	(77)
银线牵动万人心	(81)

2636137

人 物 篇

- 张忠莹同志蒙难记 忠 壮(84)
一门双烈 (88)
怀念邹祚修连长 张殿琛(93)
拉拉咱俩的老母亲 李汝佩 梁中侠(99)
巾帼英雄孙磊 北登 宪君(113)
韩复榘抱犊崮剿匪 王作贤(116)

文 教 篇

- 抗战时期的枣庄教育 吕夫民(120)
马兰屯抗日小学 孙晓楼(131)
杜家庄战斗鼓词 思雨 染再 善印(133)
敌后武工队 戴子愚(145)

解 放 篇

- 难忘的赤足急行军 杜建元(146)
与王继美谈判的前前后后 李宗海(149)
“王牌军”覆灭记 王六生(152)
川北起义始末 赵文轩(167)

我走过的一段路

董鸣春

路，原本没有。只是人们走的多了，才变成了路。

革命，也象走路一样，在茫茫黑夜中，寻觅探索，经过无数次挫折、失败，前赴后继，终于开拓出了通向民族解放，人民幸福的金光之路。

在旧社会没有穷人的活路

我老家是侯宅子，后迁枣庄街。祖父是打生窑的，父亲在中兴公司烧焦。大伯父、二伯父在小煤窑绞把，一个被活活的饿死，一个生活不下去上吊死去。我10岁时，死了父亲，大家凑了几个钱买了一口薄棺材，草草埋了。四叔扛木头累得吐血不久去世。家里只剩下我和母亲，怎么活呢？我每天提着个破篮子去捡煤渣，换几个钱母子吃糠咽菜地过日子。12岁那年，我就给地主放牛，母亲给人家推煎饼。14岁我就到焦池干小工，母亲就做鞋卖。

有个干临时工的老头，往焦地上抬煤，因两三天没吃饭，上跳板直打晃，怪可怜的，中午我给他两个煎饼吃，下午又抬筐，老头累得不行了，一下子摔到跳板下面。二头子王四，举起棍子就打，并说不给工钱，还要开除他。我看理不顺，就对王四说：“老头怪可怜的，你别打啦，叫地主

和一天算了。”王四一听火了，冲我大骂：“你他妈什么东西，给我滚！”我一听他出口伤人，拿起一把铁锨，照王四头上就劈，一砍下去王四倒地满头是血。焦池驻着巡警局的两个班，把我捆了起来。我在里面还是不住的骂，吃完饭我就摔碗。以后听说王四没死，我又是14岁的孩子，押了几天就放我回家了。

焦池不能干，就到榨油厂去干小工。那里的头子欺压人更甚，因我和头头骂了架，就又被赶出。回家卖烟、卖洋油度日，后来下南大井南石门攉水，老水咬烂了腿。矿工更苦，不断砸死人，工人在井下死了，监工把头就说：“是老师傅叫去了”。戴监工最坏，经常打骂工人，工人怒气冲天。一天戴监工下井，看有人躲进老塘里，他紧跟后边，就听老塘里鬼哭狼嚎，接着砖石、稀屎劈头盖脸向戴打来。外面的工人大喊：“老师付来了。”吓得戴监工连滚带爬滚了出来，弄得满身是屎。我想老师付怎么会用屎砸人呢？我的胆子大，为了揭开这个谜，第二天就早早躲进老塘里看个究竟。不一会戴监工又进来找工人，又是一阵砖头、粪便，监工又跑出去了。我仍躲在暗处，见几个工人笑着说：“今天揍得还不狠，明天再揍这小子。”原来老师付就是如此。

党指引我走上革命之路

在下井期间，我认识了共产党员郭子化，不断受到教育，明白了许多革命道理。有时也给他们送个信什么的，开会我就在外面站岗。

1937年以前，郭子化在枣庄做地下工作，有三个联络点：一是同春堂药店。二是医药合作社。三是鱼市的医院。除此以外郭致远还在北庄开了个药铺。郭子化被捕后，何一萍到枣庄接替工作。

“七七”之后，党指示我们拉武装抗日。当时地方势力派也借抗日发展自己的武装。梁继璐的三支队有数千人，活动于枣庄以东。有三个团，团长分别是任振常、刘福一、李冠五。另外还有个特务营。崔五、褚三害也有数千人。活动在枣庄西北。孙业洪活动在台儿庄附近。

田晓峰是峄县县长，也有七八十人。另外四县边联还有一个自卫团也有几千人。田与崔、梁有矛盾。党组织分析了情况，决定与田晓峰、崔五、梁继璐搞统战。

党组织还组织工人、学生参加抗战，利用四川旅沪同乡会战地服务团名义，动员工人、学生参加到里面去。1937年底，川军开到滕县，我们枣庄开了两万多人的大会，揭露日本侵略者的罪行，宣传抗战的意义。群情激昂，义愤填膺。二百多工人、学生到滕县前线服务。12月份，金保允、闫石印带队到滕县，川军还发给枪。滕县沦陷，我们就在枣庄组织武装，建立了自卫团，争取了王金荣。1938年1月组成大队，王金荣任大队长，金保允任副队长。李微冬去做田晓峰的工作，成为四县边联的一个中队，有147人，多是工人。田的队伍也是一个中队，有七八十人。没有枪我们就向地主借，搞到七八十支，又向矿警队弄来三挺机枪，在黄龙洞还弄了一些枪和子弹。

我们组织起来第三天，鬼子进枣庄。我们武跟田晓峰撤到庙南峪，其他队伍到大炉。我们中队有党支部，金保

允是书记。梁继璐、崔五都给我们送钱、送委任状，我们都没接受。我们要求打鬼子，田晓峰不同意。我和杨松泉商议侦察鬼子的行踪，有机会就打鬼子一家伙。

烽火年代抗日锄奸

枣庄的鬼子吃十里泉水，我们就把管道破坏了。鬼子吃不上水，就抢修管道，每天枣庄开出一辆汽车拉着 20 个鬼子早出晚归干活，我们侦察到车上有一挺歪把子机枪。我和杨松泉带着 40 个队员，打鬼子的埋伏，在龙头前队员埋伏时又说又笑，还有的吸烟，暴露了。鬼子的车刚一出龙头，就停下来，我们只好等鬼子走到跟前打排子枪，掷手榴弹，鬼子一隐蔽就乘机撤退。有个队员沉不住气，鬼子一下车向我们走时，他就开了枪，大家也跟着打起来，打死了 5 个鬼子，距离太远手榴弹扔不到，鬼子的骑兵赶来，我们就跑，要大家分散，队员没经验，我向哪跑，队员就往那跑，都挤在一起，牺牲了两个队员，丢了两支枪。小刀初试，仗打得不奸，田晓峰等埋怨我们，我很生气地说：“我们不是打鬼子吗？不打鬼子难道给地主看家。”这一仗在群众中影响很好，特委知道后表扬了我们的抗日精神，要我们好好总结经验教训。

不久，我们商议再打一次鬼子。到枣庄侦察，发现南马道东门里驻有一班鬼子十几个人，门口有一个鬼子站岗。这天枣庄逢集，我们 4 人篮子里装着手榴弹。进了枣庄，两个人打岗哨，两个人向鬼子住的屋子扔手榴弹，站岗的鬼子被打死，得了一支大盖枪，屋里的一班鬼子死的

死伤的伤。这天赶集，集炸了，人们没命的逃。我们几个队员乘机跑出庄外走进了高粱地。鬼子追出来不见人影。

抗日救亡运动轰轰烈烈，原在枣矿打工的孟广银，行为不端，被资本家收买，破坏工人运动，出卖特委书记田位东、郑乃序。1939年，他又当了褚三害的小队长。一天他带着人去联络梁继璐，经过渴口找地方喝茶。我接待他，准备请他喝酒。这时邱焕文来了，见孟后立即躲起来对我说：“孟广银是叛徒、工贼，1932年破坏大罢工，出卖党的干部，必须坚决把他干掉。”我马上布置逮捕了孟带来的人员，接着进屋假意招呼孟喝酒，出其不意地缴了他的枪，把他绑起来。孟说：“怎么啦？兄弟，过去咱一无仇、二无怨。现在一致抗战了，怎怎么……”。我严肃地说：“你我无仇，你和共产党有仇。”这时邱焕文同志走出来说：“你认识我吗？君子报仇，十年不晚。”孟一见邱就软下来了。晚上把孟广银送到大炉司令部。

枣庄街有个于四，当杨桂岭的汉奸队长，子四拉拢杨松泉指导员，杨拒绝后，于四竟灌醉杨松泉，绑起来抛到半截筒子井。后又迫害抗属，逼款要粮，要人。子的外孙白太元参加抗战，子四竟逼白的母亲交二千斤大米，拿不出来就打人。我们回到雷雨口，就纷纷听到群众告状。我同政委王六生商量把于四干掉，否则抗日队伍不好巩固。侦察了敌情后，晚上，我带了8个人，两挺机枪，6支短枪，趁黑到了枣庄，两个同志在他家等于四，其它人埋伏在他家周围，于四从峰县开会回来，见家里有人就让茶让烟，我们不给他磨时间，掏枪把他打死。

整编队伍开展反顽斗争

1943年成立鲁南独立支队，下设四个大队，微湖大队为一大队，队长张新华。铁道队为二大队，队长刘金山。峄县大队是三大队，队长曹杰。滕县大队是四大队，队长任振甲。总共有千余人。编队后整顿纪律，学习形势，铁道队的遵守纪律风气逐步好起来。战斗力也有提高。

1938年8月，我们住在山里，申宪武、周侗与我们搞磨擦，军区集合部队准备打申宪武，我们中队打了七八天打进去了，但不会捉俘虏，又撤了出来，战斗结束时，张光中、何一萍路过这里，从远处打来冷枪，何一萍牺牲，敌人又反扑，我们退到大炉，以后编入张里元的直辖四团。

1939年1月，我和杨松泉等在岸堤抗大分校学习，军区来电话叫我要回去。田晓峰要投敌，我们扣了他的儿子，在田的队伍中做争取工作，发展党员。田晓峰投靠鬼子，只带去5个人，鬼子不高兴，问为什么没带队伍来？田说里面有共产党。后来乘我们上西集有事，田把他儿子及他的中队都带走了，杨松泉也带了30多人投梁继璐去了。这时，我们这个队就改名枣庄工人抗日游击队。

1938年底，我们十分困难，还没棉衣穿。1939年8月115师686团过来，我们当时只剩下40多人。686团打垮了梁继璐、崔五，我们的队伍又发展到千余人，编为686团游击大队。后改为鲁南支队。1940年春，686团上渤海，留下一个营，我带去编为峄县大队。1941年又编为边联支

队，1942年改为5团。

梁继璐经常与我们搞磨擦，1941年初，686团集中兵力消灭了梁的司令部和八大处。这时，我们刚编成峰县支队。

王继美原是梁继璐的人，后带一部分人投向我们，在特务连当排长。王福振让王继美堵击57军，以全歼梁逆，王继美没有堵击，带人跑了。消灭梁的队伍后，王继美又回来了，原来梁是王的表叔，本打算枪毙王继美，后说跟他谈谈，批评、批评算了。夜里王偷了连长的枪带十五六个人，投杨桂岭当了汉奸。后又被梁收容去，队伍逐步扩大，当起什么司令。成了死心塌地的卖国贼。

周侗的团长胡铁凡，带人打峰县大队，军区要我们消灭胡铁凡。在铁道西打上了，周营、古邵的鬼子从四面出动，情况危急，曹杰带人堵胡铁凡，刘金山打古邵，我身边只有十几个人，敌人距我们很近，曹杰说：“顶不住了。”我说：“顶不住也要顶，一退就全军覆没，顶住就是胜利。”刘金山打退了古邵的鬼子，又累又急大口吐血。黄昏后，敌人退下去，我们解了围，伤亡两个人。晚上耿聋子、周侗占了夏镇、烧草垛，牵牛拉驴，我们准备打他个埋伏，连夜开到夏镇西。天没明，敌人从西北和西南方向开来，鬼子也活动起来，又是一次硬仗。如果我们撤，地点就丢了，要打敌我力量悬殊，各大队长商议坚决打。我们发现敌人的联络旗语，旗子是上红、下红，左右摇摆中间，举旗不动。我们的旗子是上红下红中白，前后摇摆中间，举旗不动。我安排武工队长刘德功，堵住后面的鬼子，不要叫他出来。刘说：“鬼子有一百多，我们十几个人怎么能堵住。”我告

诉他鬼子一出来，你们一放枪，我们就知道啦。叫刘金山用旗语把冯子固引来，战士们埋伏在苇棵里，等敌人一到，6挺机枪猛打，打死敌人七八个，捉了十几个俘虏，追了20多里，那天老百姓进湖割草，有的拿绳子，有的扛扁担，敌人误认是我们的队伍，说老八路来了，听到八路都吓得退出去。老百姓听我们打了胜仗，杀猪宰羊，摆酒席慰劳。

军区决定消灭周侗，我们连夜到卓楼，扑了空，敌人逃到湖西，我们就追到沛县，到了城子庙。西周有很高的土围子，围子外西有七八米宽四五米深的水沟。我们扎了梯子，用五六挺机枪压住敌人的火力，强攻，从下午4点打到晚上2点攻进去，歼灭了周侗的队伍，捉了俘虏2千多。

1944年8月，又打申宪武，在这次战斗中，我负伤。刘金山、王志胜指挥战斗，王志胜也负伤。刘金山指挥堵住西高庄北门，打了一个小时结束战斗，捉了很多俘虏。打垮了申宪武，打开了铁路西的局面。

1946年后，我随华东野战军，转战南北，经过了3年的解放战争，直到全国解放。回顾这一段路，是艰辛的路，是斗争的路，有多少同志在这条路上前赴后继，勇往直前。

附记：作者董鸣春（1908—1981），枣庄人，1937年入党，曾任营长、团长，要塞后勤部长等职。此文系生前撰写的回忆录。

武装大请客的经过

子刚 兴华 允东

1942年，抗日战争进入第6个年头，正是日寇最猖狂的时候。鲁南地区运河两岸，日伪相互勾结，形势相当险恶。当时，碉堡密布，据点林立，大部分村镇日寇都安设了乡、保公所。伪峰县县长王徽文，在日寇的卵翼下建立了县政府。驻不老河两岸的顽军韩治龙和运南顽军耿聋子，也在其统辖区设保立甲建立顽政权，暗中同日寇勾结，袭扰我抗日根据地，破坏抗战。政权问题成了敌我争夺的焦点。

在那时，抗日队伍几乎每天要打两仗，物资消耗大，人员伤亡多，加之敌人严密的经济封锁，我军的给养供应，兵团补充受到很大限制。我鲁南区委、鲁南军区决定委想尽一切办法坚决打破这一被动局面。

是年夏，我鲁南军区在抱犊崮山区的大邵庄召开了各游击区、武装部队负责人会议。会议内容主要是摧毁敌伪政权，建立抗日根据地，同敌人展开反封锁的斗争。具体办法就是武装“大请客”。即将敌区的伪乡、保长武装监护到山里，进行一段时间的学习教育，然后放回，继续担任原来的职务，成为两面政权，明里应付敌人，暗里为我服务。

“大请客”，是鲁南地区的统一行动。铁道游击队负责

微山湖、薛城、夏镇一带。文峰游击队分工会南到运河，北至临枣铁路地区。通过大请客要达到深入开展敌后斗争，建立农村根据地，扩大游击区，变敌人后方为前线的目的。

“大请客”前，我八路军 115 师主力一部，出山配合地方部队拔掉了周营据点，活捉了汉奸区长孙景义，扩大了我军的影响，震慑了敌人，为争取两面政权奠定了良好的基础。

在“大请客”期间，各游击区根据不同情况，结合本地的实际，采取了多种多样的办法。有的记黑红点，算总账；有的要敌伪人员定期汇报思想情况；有的同伪军人员拉关系拜把兄弟等。总之，采取一切办法使敌伪人员为我服务。

记黑红点算总账，就是我游击队建立一个记录簿，填写乡保长名单，哪个为敌人办了一件事，作了一次恶，就在谁的名下点一个黑点。哪个为群众为我军办了一件好事，就在谁的名下记一个红点。黑点多的就镇压，红点多的就争取。此法在敌伪人员中影响最大，他们也最害怕，称之为生死簿。

“大请客”中，通过争取、打击和镇压，敌占区的形势逐渐向着有利于我们方面转化。原先有些地方没有我们的立足之地，后来进出自如，从容不迫。有些伪乡公所成了我游击队的落脚点、联络站。有的给我送粮送款，还送自己的儿子参加抗日部队，有的则成了我们的同志。

津浦铁路线上有个姬庄，是铁道游击队的情报站，保长姬茂熹就是我们的联络员。1942 年刘少奇同志由华中去延安，经过此地，就是姬茂熹带路跨越铁路去微山湖

的。

沙沟区伪区长董老冠、临城区伪区长王贯一都到山里受过教育。乔庙有个伪保长叫乔秀峰，经过教育后，提高了觉悟，积极抗日，后来担任我们的沙沟区区长。青檀寺伪保长李成珠、曹马庄伪保长孙承作经常向我游击队送情报，后来又把儿子送到我抗日部队。石头楼山套斜屋村的伪保长孙承信，经教育后将其儿子送给文峰游击队。周营据点附近的任庄，保长刘忠学，经常把据点里敌人活动的情报送给游击队，并帮助游击队搞子弹。

当时，运北地区有个口号，就是争取敌伪人员不当汉奸或少干汉奸的事。为更好地利用敌人，县委还指示可以利用传统风俗习惯，以拜把兄弟为名争取伪军，为我服务。根据县委的指示，县大队长李明和、县组织部长张允恃，还有我们几个同志与宁楼乡公所伪队长贾献臣、小队长刘明礼、褚思明、班长杨家明拜了把兄弟，在开展敌后斗争中起到了一定的作用。贾献臣经常给我们送情报，为游击队设法买子弹。

在“大请客”时，运北各地的伪乡、保长几乎都被送到山里受过教育，其中有的改好了，但死心踏地效忠日寇的也还有人在。对此类顽固分子，我们决不手软，有多少就镇压多少。我们先后镇压了曹马庄、金庄的伪保长。石洋窝、邵楼村的特务。

这一拉一打，对敌伪人员震动很大。我文峰游击队过去在多义沟一带根本不能落脚，不管在哪里很快就有敌人袭扰。自从把多义沟乡伪乡长周长生、石家庙乡伪乡长马景章“请”到山里教育后，形势大有转变。多义沟、石家

庙、铁佛沟、罗庄、纸房、褚楼一带成了我们控制的地区，可以随便进出，来去自如。

1943年，我苏北抗日武装一个团，在郑平同志带领下拔掉了涧头集据点，赶跑了汉奸区长龙瓜屋子，文峰游击队驰骋运河南北，打击敌人。在党的领导和广大群众的支持下，彻底粉碎了敌人的封锁，运北地区先后建立了棠荫、阴平、周营、北子、马兰、税郭六个区级抗日民主政府。1945年8月，解放了峄县城，活捉了伪县长石镇九，运河南北的人民迎来了光明。

附记：本文作者王子刚见《鲁南第一个县级民主政权的诞生》一文附记。

姚兴华，又名姚佩伦生于1917年，系枣庄市阴平镇人，1939年入党入伍，曾任区委书记、县武装部长，山东康复二院党委书记等职，离休前为枣庄市交通局副局长。

郑允东生于1912年，系枣庄市阴平镇人，1938年入党入伍，曾任区队长、区长，1951年因患眼疾经组织批准回家，现安度晚年。